



昭代叢書

14
124
9.



昭代叢書

申

4曾4
124
9



曾
門
號
卷
124
9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九

新安張潮

身易

唐彪翼修著



先天即在後天中後天原本先天出故理所以統氣而氣所以載理知理寓於氣中則道不必向身外求矣
是故易在天地實在吾身易在吾身故在天地邵子

昭代叢書 身易

云人身皆有一乾坤故未畫卦前原有易朱子謂物
物各有一太極卽無圖書八卦豈不作乎由此觀之
易不誠在吾身哉
繫辭云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八卦之作非聖人
強作也以近取諸身而作也

所謂遠取諸物者以河出圖洛出書也然遠取諸物
者必先近取諸身使身內之圖書不現八卦不呈則
河雖出圖聖人何能遽知其爲象之原而取之以窮

天地之奧洛雖出書聖人何能遽知其爲數之宗而
取之以窮天地之機乎惟身內之圖書既現八卦成
形朗然心目我自知之而不可以告人雖告人而人
不信適於河中出圖洛中出書聖人卽取而名之以
爲八卦之作由乎此也其實則近取吾身之意居多
云命也且三光也九疇也四時也五穀也六氣也七情也
然則易本諸身而學易者豈可視爲卜筮陳言而不
體之吾身乎體之何如亦惟於三光之地致其功而
已

三光者何也靈光也神光也精光也造化之元生成之本也靈光性神光心精光命性日魂命月魄心斗樞斗樞所以統日月心所以統性命也是三光也或謂之明德良知聰明或謂之元火陽精元神或謂之元覺三昧火光明藏名不同實一也
 聖賢生而光明不同乎人者其得天厚也是故光明聚則生光明散則死死生分乎此矣光明屬陽而伸故為神幽暗屬陰而屈故為鬼鬼神分乎

此矣

燈非此不燭水非此不鑑鏡非此不別凡天下之能知物照物者以具此也

人日賴三光以生以成以長以化而忘其所以然猶魚日藉水以生以成以長以化而忘其所以然也

乃知光者神也神先天氣後天故萬物皆生於神也譚子云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斯之謂耳

回光返照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養之實乎故曰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也又曰內視之謂明反聽

之謂聰也

致知者其始基矣乎不致知則不知光明之有藏宅
致功之有先後而存養無其地矣

定而靜靜而安何思何慮所以存之養之也

形則著著則明靜極而動光之所以發也

其動靜有候其進退有度其盈虧有時無一不與月
之納甲相吻合也

月之三日見於庚也一陽生於二陰之下有震象焉
震納乎庚矣其八日弦於丁也二陽生於一陰之下

有兌象焉兌納乎丁矣十五盛盈於甲也純陽無陰
有乾象焉乾納乎甲矣十五以前陽主進故日盈於
一日其候其徵皆在暮凡吾身之造化生升動闢增
益之進機皆視此矣十六之朝見於辛盈而虧矣一
陰生於二陽之下有巽象焉巽納乎辛矣其二十三
也則下弦也二陰生於一陽之下有艮象焉艮納乎
丙矣三十日晦於乙也純陰無陽有坤象焉坤納乎
乙矣十五以後陰主退故日虧於一日其象其時皆
在朝凡吾身之造化死降消沒之退機皆視此矣乃

其要則在朔旦之相交也。糾蟠搏結，翕聚收藏，有冬至子半之象焉。歸根復命在此時矣。故能死而復生，消而復息，暗而復明。聖人者，仰觀天，俯察地，睹日月之交光，合璧與其盈虧進退之候，而得其機體之於身，使吾身之日性月命，亦如天地之交光合璧，不失其動靜進退之機，而聖功生矣。故謂之格物。格物者，格乎天地，因以知吾身格乎日月，因以知吾之性命。若夫平人智卑而識淺，非友天下之善士，得師而傳之，不足與乎此也。

日月合璧之謂易，日月交光之謂明明。明明德者，其性命合一而光明煥發之謂乎。中而不外，外而中，其位必中也。雖千變而不離乎中，其體必一矣。雖百變而不失乎一，於此知中非外致，一自内生。執吾身之中，而後能隨事以執天下之中，得吾身之一，而後能以一貫天下之理。執中一貫，豈外求乎。性命心三者皆中，而三中復會為一中，其中為大中，性命心三者皆一，而三一復歸於一。其一為太一，天地間惟無對者為尊，上與下對，左與右對，惟中無

對故中爲太極

蔡氏曰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偶一奇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故化雖云萬無不始於一也而諸一復歸于一不雜乎理數聲象而又不離乎理數聲象者非太極乎故一卽太極也

河圖而虛其中者象太極也洛書而虛其中亦太極也天地之間凡虛者多中未有中而不虛者也故曰太極者虛中之象惟其中故光明位焉光明歸焉惟其虛故光明升降往來於其內而生生不息化化無窮也

古人常實指其地矣曰天根也月窟也坤復之間也虛危之地也玄牝之門也而不知者終難強臆也其象則有而無無而有者也其機則動復靜靜復動者也古人嘗明指以示人矣曰一動一靜之間其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又曰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又曰忽聞夜半一聲雷萬戶不聞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曰動靜往來

曰無中含明以其機示人矣而不知者終難強臆也苟非得師而傳之深造而實詣烏能知其言之親切有味哉

知乎此體乎此深造而實詣乎此則不必玩索河洛而身內之圖書現不必求合八卦而身中之八卦形性光如日命光如月心光如斗吾身之天地位吾身之萬物育矣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

要之以修身爲本以誠意爲基非然則道白道而人自人烏能與之合一而無間哉此意與
易之作也由於昔之聖人盡性至命後之欲盡性至命者可不準諸易以致功乎不準諸易安知入聖之功在效法乾坤乎在深明離坎乎在體陰陽順逆之理施因時變化之功循九六制裁之妙乎故欲盡性至命而不準諸易焉吾未見其可也
聖人實以內景之法象示人也故有易焉夫內景之法象變幻無端非言辭所能竟故不能悉舉以示人

惟卦圖乃內景法象之大者故舉以示人欲人玩此而悟以反求諸身且以證吾身之造化也夫內景之是以易盡於圖邠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此蓋天地萬物之理皆在其中矣而圖從中起知萬事萬化生於心也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闔闢之機本相對待先言闔而後言闢者靜藏而後振動也連山歸藏雖有圖無文然無非此意矣

蓋自動靜既分陰陽而理氣數象皆落兩端矣兩端者對待之體也對待者必相反故一偶一奇一降一升一明一暗一寒一暑推而廣之不可勝數無非對待也而對待之中無截然兩端之理中有互藏交錯之性往來還返之情故相反而適以相成離反爲女坎反爲男故離之真火藏於坎而坎之真水藏於離所謂坎離顛倒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大抵互藏交錯而後能變化互

藏交錯而後能悠久不息也
夫水升則火降火降則水升剛反則為柔柔反則為剛故屯與蒙為反易需與訟相正倒六十卦用終而復始無非屈伸反覆對待相成之義焉
左右者其陰陽進退之道路乎然不可一槩論也天之左必地之右地之右為天之左從左而升者必自右而降從左而降者必自右而升其所以分左右者以順逆為之也蓋非順逆則無以為進退非進退則無以為循環而變化不窮之妙息矣此順逆進退所以為變化不窮之妙也

生而不尅則生者無從裁制尅而不生則生者有時間斷河圖以左旋相生洛書以右轉相尅然左旋相生者其對待無非相尅也是尅已寓於生之中右轉相尅者其對待無非相生也是生已寓於尅之中此生尅制化不可有偏勝而致功之際不可缺一也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而又消消者進而又長七進為九則九長而七消八退為六則八反消而六又長矣消長固循環無間也乾坤二卦用九六

而不用七八者以七必進於九而八必退爲六數所必至也況乎七八之數十五而九六亦相符故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合四九而三百六十者合六六而亦如是所以應周天之度也以乾坤策數分之而進必用乾策者退必用坤策陰陽之理固如是也
變通莫大乎四時非特一年有四時也卽一月之中一日之內陰陽升降皆具四時之象焉故冬不可以爲夏望不可以爲弦暮不可以爲朝苟或反之則六

月飛雪而臘月大暑亂亾災厲無不見矣惟順四時之序陽則從陽陰則從陰毋相錯亂而後四時之用成焉

天地之息見於年者冬至之後爲呼而夏至之後爲吸矣見於月者朔後爲呼而望後爲吸矣見於日者朝爲呼而暮爲吸矣盈天地之間無非息也君子觀於野馬塵埃而知生物之以息相吹天地誠猶橐籥乎故吾人之息不可謂不通於天地而天地之息不可謂不來於我身惟在善養氣者始得其機耳

氣有先後天之分焉先天之陽氣清微而杳冥瑩徹而冲和生之有時而來之有候能致之則歸焉能留之則聚焉未動之前無有也而既靜之後亦無有其得之也甚難而失之也甚易變化無方而光明莫量嗚呼神哉

張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易者不過隨時變易以求合乎天耳然豈易言哉不知日躔之宮月行之度則不知斗建轉移之理而識其機謂之法天皆虛語耳蓋斗所指而

後天之氣定建所指而先天之氣生故得乎先天之氣以養性則性盡定乎後天之氣以凝心而心存此固理之至微機之至秘者也豈易言哉
識日月庚甲之機知斗樞進退之妙而造化之機在我矣律歷堪輿奇門太乙亦豈外於此乎
太虛無心而成其變化故四序之推遷日月之交光合璧以至萬物之生長收藏皆自然之變化也太虛何嘗有心哉惟其無心故能成變化易無卦不變無爻不化以其無體故也惟其無體故能成變化蓋天

下之理未有不無而能變化者也堯無名舜無爲孔子無意必固我顏子心齋而坐忘安得不與太虛同變化

天法道道法自然至哉言也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致功者能循其自然則與天相符與道相契矣此盡性至命之易非尋文解義之易尋文解義以言乎道則甚遠焉嗚呼古今博學者不乏其人而知道者鮮故不知乎易不能入乎道而不入乎道亦不能了乎易然而易其難知道不易曉非千里

尋師而得其所授焉吾未見其能入乎道能明乎易也韻之道隨時代爲變遷者也周秦漢魏有周秦漢魏之音齊梁六朝有齊梁六朝之音唐宋有唐宋之音金元有金元之音近三百年來有三百年來之音用韻者宜何從乎亦惟考其體製而可矣如四言詩如古樂府如賦如銘如贊此周秦漢魏之體製也安用吳才老之古韻如五七言近體五七言非律詩

聲韻叢說題辭

聲韻之道隨時代爲變遷者也周秦漢魏有周秦漢魏之音齊梁六朝有齊梁六朝之音唐宋有唐宋之音金元有金元之音近三百年來有三百年來之音用韻者宜何從乎亦惟考其體製而可矣如四言詩如古樂府如賦如銘如贊此周秦漢魏之體製也宜用吳才老之古韻如五七言近體五七言排律七言古風長歌唐人體製也則宜用今世所通行之百七韻若五言古體詩及長短句則介乎二者之間者也

或古韻或禮部韻可參合而用之至于詩餘則宋人體製矣宋人之音自宜用詞韻北曲填詞始于金元則宜用周德清中原韻南曲明代所尚此則三百餘年以來之製矣宜用洪武正韻者也我輩生于今日不識古韻為何物其讀毛詩離騷往往齟齬而不相合蓋以今人之口而讀古人之製而不知出古人之口則原無不協也毛君稚黃作聲韻叢說考古精詳無微不至可云斯道于城所當守以為法者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卷二十九

新安張潮山來輯

秀水朱彝尊竹垞校

聲韻叢說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近世考古者亦知古音而自牙吻未精明故注韻多誤如天字古讀梯因反而多注讀汀年字古讀泥銀反而多注讀寧蓋天年古與真韻相叶若作汀寧便是青韻青是鼻音與真韻相去甚遠推此以求註誤

學者多矣。

古文用韻。有二字成兩韻者。子桑琴歌。父耶。母耶。天乎。人乎。父音甫。母音門。補反。只二字相叶成韻。天音梯。因反。與人亦二字相叶成韻。邪乎。四字。則餘聲耳。此卽一言詩也。四字兩韻。則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史記甌篋滿溝。汙邪滿車。然潛龍勿用。實爲濫觴。其虛其邪。亦又繼作。劉彥和謂斷竹黃歌。二言之始。陋矣。前漢書。燕燕尾涎涎。燕涎相叶。木門。倉琅根。門根相叶。是五字兩叶。亦見。

古人用韻之法。

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則餘聲耳。如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組五叶韻。之爲餘聲。如也字。則展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云云。人姻。信命叶韻也。爲餘聲。推此如兮字。患字。且字。止字。忌字。矣字之類。其法略同。唯俟我于著乎而。則以乎而二字爲餘聲。著素琚叶。法又小變。虞書元首明哉。哉字。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乎字。國策。松耶。柏耶。耶字。招魂。用些字。大招。用只字。悉以虛字前一字成韻。然又

有虛字前一字不與通篇叶韻者起句如鄘風玼兮
 玼兮不叶展字鄭風籟兮籟兮不叶吹字論語鳳兮
 鳳兮不叶衰字收句如狂童之狂也且狂字不叶上
 溱人字何也蓋諸詩通篇皆不用兮字且字成文接
 與歌通篇亦非兮字成文只似單行一句作起結不
 期叶韻若鳳兮歌末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既
 兩句用而字便以已殆二字成韻矣又如衛風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既兩句用兮字便以揭桀二字成韻
 矣至伯也執爨為王前驅既不用兮字便變作爨驅

相叶不叶規桀可矣蓋古人用韻之法如此不憚絮
 舉者亦見韻學精嚴一無所苟今人奈何顧唐恣筆
 也

李獻吉內教場歌大同邪宣府邪將軍者許邪同字
 不叶府許者是學國策松邪柏邪漢書牢邪石邪之
 法松字牢字亦不叶韻李更用兩字成句小變其法
 故覺生異

毛詩騶虞二章末吁嗟乎騶虞皆是單句作收不必
 與通章叶韻如麟之趾篇吁嗟麟兮褰裳篇狂童之

狂也。且詩中此類頗多。而考亭不察。首章注叶音牙。次章注叶五紅反。誤矣。夫字或獨音。或數音。皆有定呼。豈隨聲可叶邪。

或以周德清中原音韻。不過寫北方土音耳。不知此書。端為北曲而設。故往往與北人土音相合。至其斟酌聲韻。宛轉喉吻。則具有精微焉。彼豈不原韻學。純任土音。而輒著書垂世者耶。

臞仙所輯瓊林雅韻。全取中原音韻。而稍更次之。并換總部之名。如東鍾換稱穹窿。江陽換稱邦昌。要與周氏之書無大差別。或云周氏書是北曲韻。臞仙書是南曲韻。謬矣。

古詩韻與近韻。讀法多殊。然有一韻聯文。竟與近韻無間。而讀者因之。遂不信其為古音者。此不可不辨也。如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車讀居。華讀敷。與琚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人見其通章如此。遂讀入近韻。六麻。謂華車當讀敷居。反不信之。又如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皮讀皤。與純字叶。小

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亦讀莪。與上句莪阿字叶。王風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為。為讀莪。與羅字叶。此人之所知也。至鄘風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見其通章如此。遂讀入近韻。四支。謂皮儀為當讀。皤莪莪。反不信之。不知古無六麻部音。而四支多入五歌。若華車等字。斷無讀入麻部法。皮儀為等字。斷無讀入支部法也。

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紆。此沈君微字母堪刪一論為確然也。且字母起于神珙。在北魏時。而三國志呂布指劉備曰。是兒最叵信者。叵為不可之義。即合此二字為一音。上聲下韻。翻切已見。則翻切之無待于字母。亦明矣。又鄭漁仲書略論華梵音異。華有二合之音。謂雙音合為單音也。如者焉為旃者。與為諸之類。梵亦有二合之音。而音中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為索。娑鞞不可為薩。觀此則二音切一音。正是中國字學與梵氏字學。正復有殊。世廼謂翻切必須于字母。

何邪。予論句中藏韻之法。如四字二韻五字二韻者詳矣。至七字二韻則後漢書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嗣是題目俊顧及廚韻語尤多然皆七言之中以第四字起韻者也。又有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韻者列女傳秋胡子謂妻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古人僅見自是而下變為填詞為北南曲則法益繁矣。入聲月屑展輔而與曷黠直喉通。陌亦展輔而與覺

藥斂屑通何也。蓋入與三聲不倫本難一例也。又虎臣亦作四聲表與子唐人韻四聲表較異夫子則於平上去入四聲中兼明穿鼻展輔六條相屬之理故不侔耳。周泰讀牛字皆如疑獨頌絲衣其絲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牛當讀由乃與先後文叶頗疑之後徐思之知自堂徂基三句乃變韻之文基牛齋三字自相為叶不與先後文韻相通也。且三句云自云徂云及句意相似皆從此歷彼之謂則古人牛不讀由

可以灼然無疑。因思古人變韻處。後人往往不覺。漫以爲通者多矣。聊舉一端。與讀者勿昧云。

古人聲音未盡開。故讀書多與今人相遠。亦有聲隨代變。古今不侔者。皆可案韻而得之也。如周秦人讀書。六麻一韻。皆讀入魚。虞歌三韻。如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花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珈讀如居。阿反之類。是周秦人聲。無今六麻韻也。四支中。如皮儀。爲猗之類。皆讀入歌。是周秦無讀皮如郛。讀儀如移者也。一先中。年天田顛之類。皆讀入真。是周秦無讀

年如泥。延反。讀天如梯。烟反者也。蕭肴豪中。如蕭膠。漕袍之類。皆讀入尤。是周秦無讀蕭如消。讀膠如驕者也。八庚中。如明京。衡英之類。皆讀入陽。是周秦無讀明如名。讀京如驚者也。十一尤中。如尤。謀。裘。丘之類。皆讀入支。是周秦無讀尤如由。讀謀如牟者也。上聲如好。飽。多。讀入有。野。馬。多。讀入語。有。久。多。讀入紙。去聲如皓。道。多。讀入宥。夜。柘。多。讀入御。是周秦間于此諸字。皆無近代音。讀者也。準此推之。而博攷古文。古人聲韻。庶可盡明矣。

俗聲去古益遠。呼字至有無復一音是者。如大有四音。許巷伯亦已大甚。論語稱大宰。大學稱大甲。俱音泰。蔡琰悲憤詩。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馬明生詩。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俱音迤。唐韻大入九泰音。汰入二十一箇音。情總無。今呼達話反者也。如母有三音。詩小雅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白狼王遠夷慕德歌。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懷慈母。俱音米。南華子桑琴歌。父耶母耶。音門。

補反唐韻母入二十五有音牡。總無今呼磨上聲者也。禮失故可求野。而方言亦復亂真。可無審耶。

客問子曰。子嘗謂叶非古法。是已。而文多引稱叶韻。何耶。子曰。叶之為言諧也。和也。初非可廢者也。然有法叶。有臆叶。法叶者。有本而合古者也。臆叶者。無本而隨聲者也。所惡特臆叶耳。若法叶。則政當資。是以考古文。詎可廢耶。

俗刻韻書。其通法繆誤甚多。然有可概而廢之者。則轉通之說也。辟如江入東冬。古江音木。近東冬三部。

相通未嘗扞格。後人讀江如姜。遂謂通東冬為轉聲耳。又如庚半入陽。古明本讀芒。橫本讀黃。英本讀央。義本讀剛。原屬正音。初非轉叶。推諸他韻。亦復同然。則所云轉通者。誠贅詞耳。三江一部。讀近七陽。傳訛已久。今驟謂音近東冬。人故疑之。予姑無援古文為證。即如牕字。今多讀如瘡音。而竈上烟。牕時人猶呼。牕如葱。此可徵也。斯亦禮失求諸野者耶。車遮部韻。至元人而始有。在用泰止屬魚虞及歌。在

音耳。漢魏止屬歌。在唐宋止屬麻。是凡四讀。而始得車遮

晚唐及宋人之于詩韻。元人詞之于詞韻。明人曲之于曲韻。多不復可為標準。作者既已傳訛。而注韻者輒復引之為證。益眩惑矣。至古韻尤未易言。韓退之文章宗匠。尚不識韻。况吳才老。楊用修。方子謙。諸子所編著。輒可引為成案。藉為金科耶。今人不肯沉澆讀書。又喜自監義。毋怪說愈紛拏。而理益晦耳。韓愈蚪蚪書記云。作為文詞。宜略識字。然愈識字。頗

不淡如諱辯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
晉有杜蒯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
聲又入聲詩周爰吝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
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
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
也又子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
頑叶耽古音既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譌愈蓋讀監
為肩讀耽為丹故也是愈於本朝字尚識之不盡歎
吐有乖何論蝌蚪書耶

或問古韻斷自六朝唐韻斷自李唐此最為允而子
以古韻斷自晉宋以前唐韻斷自齊梁以後何耶且
唐韻既唐人所作齊梁豈能預見其書而用之耶予
曰韻之從來如犬牙交最不易分而晉宋合古為多
齊梁入唐益密故于此分之亦言其概耳韻欲嚴而
惡濫齊梁而後篇章通古韻者亦恒有之要是數十
分中之一餘俱與唐韻無差則用唐未失其方如直
儕于古斯恐其濫也若乃唐韻出孫愐之手而律及
齊梁者恤蓋迹古人而著書非謂古人預窺其書也

今柴氏古韻通且律及周秦而亾弗符豈亦古人預見之邪

毛詩音通古韻半功楚詞上口韻學什九蓋詩騷誠韻家之宗也要之三代以上人書往往涉筆成韻亦不必詩歌經子皆然論語多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疑尤成韻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悔成韻嘗以語人大噱絕倒然解人聞之必不河漢弋陽抵齶多穿鼻如關山讀作光觴之類姑蘇穿鼻多抵齶如京城讀作巾塵之類皆土音所囿而訛者

也

周德清合三江于七陽彼非不知江韻收陽頗淺但字入歌唱其音曼長勢必收入陽韻而後止若令不收陽韻必竟收東鐘則又失却江韻略收陽本色故不得不併爲江陽耳江陽庚青其收鼻音處正同故古韻七陽八庚往往相通亦以收音相同故也易林之韻非盡無合于古通法第謬戾處多不可訓耳概以爲非贛亦不受執其是者而欲盡護其短則

謬之大者也。蓋易林只似周易爻辭。其間或韻或不韻。本不拘耳。

古韻有可互相叶者。有不可互相叶者。如東韻風字。可叶入侵韻。侵韻禽字。可叶入東韻。借若二字聯見。則讀風為孚金反。以從禽字。可也。讀禽為窮。以從風字。亦可也。此古韻之可互叶者也。詩款彼晨風。鬱彼北林。則但可叶風從林。而不可叶林從風。以林字無叶入東韻之法也。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則但可叶禽從窮。而不可叶窮從禽。以窮

字無叶入侵韻之法也。此古韻之不可互叶者也。他韻皆然。推此可明。總欲博考古文。從其同然者為斷耳。

韻學之弊有四。淺學之士。妄撰韻書。重誣古人。註誤來學。其弊一也。次有蹇于牙吻。固于偏方。雖稍窺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間。毫釐萬里。其弊二也。又有妄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韻。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給者。操觚之際。利趨口而畏引繩。故樂就三弊。且為之張幟。其弊四也。

車遮韻中有讀嗟如羣。讀些如西。讀爺如移。讀寫如洗。讀夜如異者。因而唱歌。遂類如齊微收音法。皆大誤也。又有讀靴如虛。讀呆如嚮。平聲者皆誤。度曲須知一書。可謂精于音理。但字母堪刪論後。總括十九韻頭腹凡例。侵尋法當閉口。則侵宐作妻音。切鍼宐作知音切。溪宐作施音切。欽宐作欺音切。金宐作饑音切。今凡宐用音字者。俱用恩字。是不閉口。而抵牾矣。亦其漏也。

予論韻之難。合通變。雖復援據無譌。第理須通變。而難畫一。此予所謂韻學難齊。又云可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卽中原十九韻轉收諸例。雖法不厭詳。俱有定說。而歌亦存乎神明。要令齒牙得利而已。詩不以辭害志。易不可爲典要。予于韻學亦云。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刻習流而昧源。此聲韻之學。少能貫通之也。況學者又多未稽古。而優伶併鮮精于音律者乎。余論衛風伯兮。竭兮邦之桀兮。是用兮字成句。以竭桀二字成韻。下二句旣不用兮字。便自變韻。此韻法

隨句法變也。大抵古詩類然。然亦有句變而韻仍者。如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下二句雖變法。仍用旦字。與粲爛二字相叶。又一法也。古詩虛字前一字叶韻者多矣。又有用實字為餘聲者。邶北門第二三章。小雅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皆以我字前一字叶韻。是以我字為餘聲也。鄭籜兮二章。皆以女字前一字叶韻。是以女字為餘聲也。蓋詩人大抵以句末字同者。即為餘聲耳。沈休文以朋字隸入蒸韻。後人多疑之。以為明音蓬。

當入東部。授常棣。每有良朋。蒸也。無戎。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為据。斥沈之誤。或又云。可以入東。可以入蒸。如上一詩。則入東之証也。椒聊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則入蒸之証也。予謂說唯椒聊為可据。餘俱非是。蓋古朋字讀蓬恒反。原無讀正蓬音者。常棣戎字。本不與朋相叶。即上章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可見。而翹翹車乘。詩弓字。讀如姑膺反。正叶朋字。入蒸韻。采芣篇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緝之繩。閟宮篇。朱英

綠。滕。二。矛。重。弓。九。歌。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弓。與。繩。滕。懲。相。叶。俱。讀。如。此。蓋。可。據。也。然。則。朋。字。宐。入。蒸。部。而。無。入。東。部。之。理。休。文。自。無。弊。耳。凡。唱。曲。有。轉。收。諸。法。自。不。可。廢。然。須。唱。本。音。令。足。後。乃。作。轉。收。耳。蓋。本。音。是。主。轉。收。是。客。本。音。是。身。轉。收。是。尾。客。故。不。可。以。勝。主。尾。故。不。可。以。過。大。也。

古詩歌俱用虛字前一字叶韻。余既論之詳矣。而後人鮮知者。明唐寅嬌女賦用只字收句。是學大招而只字前一字。俱不叶韻。又如衝波傳。載河上之歌云。

鶴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兮。字前一字不。相叶韻。此歌作傳者所造。不但偽擬之陋。亦徵學古之疎。杜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粧鏡也。八句也。字前一字亦俱不叶韻。乃知前人已多昧此法。至伯虎益無論已。又觀漢書韋元成詩。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又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之字而字前一字亦不叶韻。夫元成父子兄弟。以詩起家。而不精韻法如此。為之一笑。或曰。明星熒熒。八句。鬟蘭相叶。是隔句韻。搜神記。淮南

操十二句。下甫女三韻相叶。韓愈送陸欽州詩。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蓋古人用韻。有此法云。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贊。其頌相傳。即向作。或云子歆作。其用韻律之古文。未為盡倫。然頗有雅合者。其贊則不知何人所作。不但用韻。猥雜。即其辭亦單陋可笑。

毛詩單押十蒸韻處甚多。即間雜他韻。亦不過夢雄。乃令音綴數字耳。余故嘗云。此韻在古。亦未嘗不嚴。至晉宋而下。單押益密矣。

陳第以兔置篇。施于中。達達字。說文作尪。音求。與下句仇字叶。與考亭讀仇為渠之反。與達叶者。相左。然予讀漢趙幽王歌。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仇可與之叶。自亦可與達叶。不必定讀如速。讀達如尪耳。

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最為古本。稽載亦詳明。考韻者。自當據以為正。借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清楚。如同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為一段。開

哀之類。自以哈字領韻為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為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為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為一段。賽戴之類。以代字領韻為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為一段。今如柴氏古韻通。沈氏詞韻。多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多不通曉。但案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跋

泗濱戚緩耳以已意著笑門詩韻闢盡從來韻學自成一家言。雖足以自快其意。究不能強天下人以從之也。卽如洪武正韻。臨以帝王之尊。而有明一代詩家亦仍以百七之韻為主。何嘗有遵用正韻者乎。試取此篇觀之。則知茲事自有源流。未可騁一己之意見也。心齋張潮

近乎天也難今伯子之言具在使人力攻苦者讀之固能守其語于法之中若天資高邁者讀之遂能通其意于法之外則是同一法也而讀者之所得其不同至于如此然則伯子之言其遂為糟粕乎是又不然孟子有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伯子所言所謂規矩是也吾之所言所謂巧也然由規矩而巧者其巧無窮不由規矩而巧者其巧難繼則甚矣天資之不可恃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

新安張潮題

伯子論文

寧都魏際瑞善伯著

詩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為本然置頓不得法則情為章句所囿尤貴善養其氣故無窘窒懈累之病古人為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收結恒須緊束或故為散弛懈緩者

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工部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眇之情。攝歸至小。兩公所。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法。若更求博大高深者。以稱之。必無可稱。而力竭反蹶。無完詩矣。咏物專事刻畫。卽事極力鋪敘。是皆不可以語詩也。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

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毫。看問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掩。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己。何者。人得一見。必伸其說。發之未嘗說。必不得止也。夫忿怒冤抑之意。積于中。則慨慷激烈之言。沛然而莫禦。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

之病耳。古人文字有累句澀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名帖之存改筆。古琴之仍焦尾是也。昔人論史記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宐剛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宐剛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动。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文章有宐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是也。有不宐簡者。

今王鼓樂于此。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鬪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語畢。復則無味也。又有宐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同。不煩重敘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婉屈軼。斐然成章也。文有自然之情。有當然之理。情著爲狀。理著爲法。是斷然而不容穿鑿者。

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起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却三句結。都人士詩五章。卒章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畢承第四章垂帶而厲。鬃髮如蠶作結。采綠卒章其釣維何。亦單承三章之子于釣。半段作結。今之人則缺一不可也。

文章必有所以然處。所以然者在文章之意。然非謂文章以忠孝爲意。便處處應接忠孝。蓋幾微之先。精神眼光與會。有獨得一處者。故言忠孝。反不必斤斤忠孝之言。人之感之。無往而非忠孝也。文章有耿痰在心。不可舉以示人。并不卽能自喻者。正其所以然處。得此而情境所發。蓋亦不可窮矣。

作文貴有本心。有良心。本心者。不自爲支離。不因境苟且是也。良心者。不任意狂恣。不矯誣奪理是也。不淡原道情。則不可以爲體。不更歷世情。則不可以爲用。不入于法。則散亂無紀。不出于法。則拘迂而無以盡文章之變。

文章有衆人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衆人下手而我
不下手者然二者之中則難易存焉矣

詩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

小題大做是俗人得意及枯窘人躲閃捷徑

善改者不如善刪善取者不如善舍

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
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
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
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聯北曲

勢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潏南曲柳顛花搖北曲

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若貴

賤輕浮尚精繁卑流蕩喜乾淨厭煩碎愛老成

弱取大方棄鄙巧求蘊藉忌粗率則南北所同也

曲步步橋高南曲層層轉落北曲枯折見嬌南曲

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濃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

生似呆南白貴溫貴雅北白或過文或眼目或案

南白有穿插有挑撥有埋伏北白冗則極冗簡則

簡南白停勻而已作詩題難于詩作曲白難于曲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剝員方竹也。有出口條理。而出手無緒者。便可以出口為畫家朽筆。此法至捷而妙。粗。做。到。細。細。做。到。粗。文章定妙。畫家。醜。須。極。醜。容。不。得。一。筆。俊。俊。亦。不。容。一。醜。文章亦然。

用故事。須如訟人告干證。又如一花一石。偶然安放。否則窮人補衣。但貼上一塊而已。

絕句本截律詩。然讀首一句。即知是絕。是律。律詩首句。每有端凝浩瀚巍峩之意。絕詩首句。多帶輕利。文章各有胚胎。非加或舒緘可得而成也。

識得呆裏趣。好意可作樂府。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做其。苟非市井。即小兒耳。

近聽而震耳者。鐘不如鑼。馮夷大砲。不如行營小鏡。然鐘砲聞數十里。鑼與小鏡。不及半而寂然矣。子急

之聲躁滑而無力。凡叩而即鳴，鳴而即轉者，皆少氣。魄不足以自持也。文章大家，小家之辨如此。

古人嘗有不通處。正古人大通處。如孟子謂孟施舍似曾子，朱子註曰：

駒詩嘉客猶逍遙也之類。不必斤斤得其意識其事而已矣。今人

嘗有大通處。正今人不通處。如謂五經相通，牽強附會，苟為同矯為異而已矣。

仙人之術，何難治疾，而鐵拐之像至今跛足。蓋不

諱其本質也。鳥獸草木之怪，變化無端，要不離日

形以為變化。如馬精而長，蜂精腰瘦之類。蓋離本質，即非此。

古文大家，各不諱其偏弊，故足自成一家。

字有不老不馴不雅，必不可用者，亦有改句中他字

而此字即老即雅即馴者。

作文如作瘦瓢籐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極精細。

止任元朴者，粗惡不堪，專事工夫者，矯揉無味也。

讀書有死工夫，無活工夫，通而至于不通，將大通矣。

熟而至于不熟，將極熟矣。通者之熟，易于忘而不通

者，不怠明者，錯于岐路而警者，勿錯也。作文流便而

至于矜慎，不改而至于能改，甚或闕窒而終不能作。

伯子論文

蓋非苟然而至乎斯境也。斯文未善，作之至再，或至十焉。他所作者，無弗善也。故曰：識得一萬事，畢專而攻一其，一必破，不破而置之。謂置此而別攻百攻焉而不破也。謂攻百物不能破攻其難易者，無足攻矣。文有大佳而可謂大不通者，不知體者也。刑官榜示獄卒者，有郭井之魂，鵠亭之骨，齊車之矢，姚宮之針，為語非不典麗，而要非獄卒所能解矣。欲提起至天，力量不足，便須塌地放倒。若只提至古人神力氣格俱敗矣。善唱者知此理。

折句太多，文反不得員動。

凡文須有主意，而作無謂之文。

如庸人傳志，祭文之類。

尤不可。

不另立主意，議論似借此人事實，點綴吾文，雖不臻妙，亦能鋪敘終篇，成一體段。否則支吾補絮，立自躓矣。

文主於意，而意多亂文。議論主于事，而事雜亂議。然亦有意多事雜之文，必有法以束之。不然則如蒙師離塾，叫喊跳踢，闐然一屋矣。文有四說：一曰說，一曰不說，一曰說而不說，一曰說

由規矩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精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

大家文如故家子弟雖破巾敝服體氣安貴小家文如暴富儉渾身盛服反增醜態非盛服不佳服者賣弄矜持反失其故吾也

擬叔作左傳兵謀兵法二篇兵謀三十二段使事七百三十五條章法幻忽反若尺寸關鎖兵法二十二段直獵前篇不別立格別立格便膽怯便手筆向低也大家手筆如平原大海不設奇異而有至怪出沒

其間王文恪五湖七十二峰記兩篇兩格此兩篇一

格俱非高手大膽不能

眼前景口頭語當時情意中事神妙莫過于此應付莫便于此

秋山雲亦好野岸草還青今日扁舟上何愁不可輕

入門因婦子發棹見平生冠石西風裏茅亭應落成

此林确齋名時益別妻子詩也确齋佳冠石二十餘年

以子婚孳家歸南昌病作未及行禮遠違妻子而遠赴易堂曰吾病恐死欲死于吾朋友此其于朋友可

謂切矣。乃詩中只發掉一句。微見本意。不作矜重激切之詞。激切矜重。便似于朋友有德色。而未句憶及茅亭。且若不特為朋友而來者。故曰厚之至也。他人重言朋友。則務必輕言妻子。看他入門。因婦子句。偏與朋友並重。可知不近情人。非矯即薄。決無至性。如此淡厚安雅。真正三百篇也。

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長。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

有主有客。有主中客。客中主。有主中主。客中客。有客

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為勤別。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拈合。如稱給事為給諫。狀元官修撰者為殿撰。三孤三公。保其一也。而通曰宮保。牽強支釐。竟不成語。著于文章之內。真所謂金甌玉醜。盛狗矢也。又如曰居月諸。居諸乃語詞。而稱日月為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亦語詞。而曰刑于友于。司馬遷。諸葛亮。複姓也。而曰馬遷。葛亮。則古人先已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子。

引證古事以對舉二事為妙。如孟子王不待大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則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王請大之。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臣。則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百世之師。則伯夷。柳下惠。不為臣。不見。則段干木。泄柳。宋行。孟政。則湯征葛。武王東征。養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則其理若事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然亦古古文之所必剛。即時人之所甚好。惟時人甚好。是古

文所必剛也。

著佳語佳事太多。如京肆列雜物。非不炫目。正為有市井氣。

古大家文。雖極奇崛。必有氣靜意平處。故忙處能閒。亂處能整。細碎處有片段。險兀處有安頓。順處不流。逆處不費筋力。穿插處不小家。方正處不板硬。如置重器于平澗之案。觀者神氣亦自閒定。總由養氣鍊格已到。故不為波瀾所撓也。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此庸俗人病也。而專好新奇譎

怪者病甚于此。好奇好怪。即是俗見。大雅之士不然耳。

跋

家公亮先生詩有云。文章祇盜山川影。余謂不獨山川也。卽烟雲花鳥亦孰非絕妙文章乎。知此解者始可讀伯子此篇。心齋張渤。

花底拾遺小引

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真身。若無美人則花徒虛設耳。然花則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復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關。好惡相合。殆所謂我與我周旋耳。其可與相往還者在人則有三。在物則有五。曰郎曰小婢曰鄰姬皆人之屬也。曰蝶曰蜂曰鶯曰鴛鴦曰鸚鵡皆物之屬也。此外一切塵俗安可使闖入耶。第思開闢之初造物者欲生百花以洩其英華之秘。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始各臻。

名代叢書 花底拾遺小引

其妙于色則有淺深濃淡之不同于香則有清濁重
輕之各別于形狀則有尖圓單複之各極其致而且
妖嬈其態艷冶其容即下至鬚之多寡短長葉之大
小奇正莫不皆有可觀而且不病于雷同不傷于怪
誕造物一番苦心使非有美人焉為之領略而鑒賞
之不幾虛費之無用之地哉吾輩鬚眉丈夫亦未嘗
不與名花為友然終是以人愛花固不若以花愛花
之更為親切而有味也則花之愛愛于人又何如受
愛于美人之為浹洽而無間耶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三十

新安張潮剡山來館

雉臯青若校

花底拾遺

粵東黎遂球美周著

花事如羅虬張翊簡舉無遺矣然而生香解
語顧影相憐淡院曲房別饒佳致道人讀書
之暇聊為譜之不必溺其文情聊堪裁作詩

骨

昭代叢書 花底拾遺

春朝姊妹為嫩蕊乞晴。下珠簾寫種拊書。

選芳名字小婢。戲拈稱瓣貼臂。作守宮砂。

湖山背浴起。落紅粘玉。金籠懸鸚鵡。作花監。

帶花春睡。惹浪蝶闌入。紅綃。白衣稱簷菊。

避人入淡叢。低枝骨髻。撫拾花事。作佳謎。

摘髮繫茉莉與郎。調鸚鵡舌。教誦百花詩。

聞席上有詞人。自摘新紅餽。紅袂護風。

淡夜疎燈刺蠹。着輕縠。睡蕉陰。石几納涼。

樓人搖落緋桃成陣。薛濤箋。枋移種事。左。

郊遊遺失夜合。憂為俗漢所得。臨護草帖。

餐菊。粧樓上誤擲茶蘼。賺酸措。大作情詩。

花朝慵病強起。花時淡閉小閣。怕觸香烟。

砌香蕊。作情字。恨春風吹散。暗祝桂花前。

梨香下內集。碧紗窗下。暮疎影。作刺繡譜。

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浴怪石待水仙開。

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者。編作刻傳。製香藕。

梳頭碎紅圍地。燒手炮。紙片雜飛花。迸落。

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宐男。近枝頭呵積雪。

閒以綠絲碎桃自況。借郎書拾殘紅點記。
粧臺畔。雜置小盤松竹。誦郎詩。偷識竹下。
鐙下剪石菖蒲。歎素馨不得作牡丹比鄰。
唱小詞餘聲繞值花飛。搗鳳仙染甲彈箏。
自選根苗分種。晏起知有夜雨。忙出芳堦。
采相思豆。令小婢傳情字折蕤蕤作郵筒。
芙蓉水醮筆。自譜春容。踏青拜花田古塚。
占花小婢報喜。姊妹夜集。各出名花共賭。
卸粧後。杏黃衫子襯玉簪花。菴繡榭闕蘭。

蚩郎麝氣。春病倩女巫禳解。戒林下紅粧。
嚙指血。摘荷葉寫書。折荷花。罥藕絲纏臂。
寫秋葉。凭闌細數落花。亂風時一聲嬌怨。
玉簪破蕤蕤藏稚蝶。采百藥勘方療春病。
簡方采合歡藥。折花荆枝刺臂。玉暈微紅。
新搆朱闌。勒名筆顏題。小滿覓鄰姬嫁杏。
墮馬急挽垂楊。聞叢邊鈴索聲。低喚誰人。
低聲誦取紅花咒。閉丁香菴雙跣習內觀。
掃檻外。待鄰姬踐約。七夕懸素馨鐙乞巧。

夜度芳徑。習帶。

胭脂徑上。縱橫小屐跡。

做燭。花製春釀。

雨中架琉璃。覆並頭花。

滌絲縷束披枝。

霧裏捉逃藏。錯攬垂枝失足。

俏步向園林。尋婚蝶。

勅侍兒理枕畔殘香。

鬪譚花媒事。臉頰。

綠陰淡處。作鳥語。賺人。

摘花連雙蝶。送鄰姬。開盒時。忽驚飛出。

綠荷池。自放鴛鴦。夢同失芍藥。知是郎至。

竚立柳絮風前。坐階前。砌紅白春茵。喚人行。

就流紅。送老蠶娥。稱是薄倖事。扮壽陽粧。

考訂花名。 怨枝上啼鶯。却惜花不敢驚起。

水閣對荷池。繡佛沉瀝莊嚴。鬪草溼羅裙。

玉蘭片學寫春詞。 串結瑞香毬。貽贈小郎。

俏還粧閣。喚小婢摘去刺衣蕪絮。 嚼香蕊。

剪花鬚。 擲小鼓催花。作酒政為意中人。緩急。

百蝶譜收藏桃花片。 剪花日僮婢發嬌喚。

縱郎衣綴吉祥草護行。 滴葉上天泉煮茗。

脫繡鞋掛花間代握。 簡曆日覓種花佳期。

插寒梅檀口輕呵。 買古窰盤鹵作花金屋。

名代叢書 花底拾遺

胭脂花染脣。輒含毫。寫相思字。雜佩贈人。

避人轉入深叢。驚怯。曉晴滴上池水。傳粉。

纖手捧紅蓮。供佛。觀落紅有悟。皈命空王。

扶留葉。雜木犀蕊。結鴛鴦。檳榔包。覓桐花。鳳。

元日結綵勝。綴鵬棗。贈郎稱是宮花。初蘭。

作齋供。采製春葩。藝蘭月令。裁芭蕉。簞。

花關待入濃葩。隱而。洗敗葉。裝作春燈。

春夜出茶藤露酒。飲次澆與海棠卮酒。

雪花簇髮。倩郎分理。書帶草作同心結。

明月疎陰長歎。曲徑避殘。回腰逐飛絮。

玉指撥山茶。教開。閒二三月。廢罷女紅。

結丁香菴。供事神女。執磁瓶。自灌合歡。

消渴吸香露。歌扇斥遊蜂。金丸彈破簇萼。

侍兒分部司栽灌。拈老瓣。盛相思淚。

朝花結子太早。惜過牆枝。入他人手。

放逆瓣。喚作小船。修竹裏。別建文房。

攜銀燭。探竊脂巢處。紗廚內。懸膽瓶。

對鏡比花發妒。上鞦韆。飛紅如雨。

目錄論文題辭

寧都三魏之文當以叔子爲第一卽其論文之語亦
惟叔子爲最精然叔子之論文初非如伯子之專有
其書也余愛其論之透闢而精當因從裏言及雜錄
中摘出鈔之以時自省覽其散見于長篇大幅間者
概不與焉非僅欲以免割裂之嫌亦以吾人苟能于
此帙中實有所得固已不勝其益矣蓋叔子之文其
爽快不啻如哀梨并剪閱之便覺了然于心非若他
人辭不達意立論雖高而人莫能解也或曰叔子之

論文與伯子孰優曰伯子難為兄叔子難為弟昔人所謂查梨橘柚各有其美者也然就叔子之論觀之其于古也取其長不諱其短其于今也不獨為作文者指迷且可為改文者立法譬之于水烹者漑者濯者無不各得其所欲夫豈無本之學所能幾其萬一乎其本維何經也史也叔子熟于經學史學故其所言皆實可見之施行吾願世之學為古文者取是編而深造之即未能盡如其所云當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已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一

新安張潮山來輯

目錄論文

寧都魏禧叔子著

吳門徐發袞侯校

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却又不可見之妙在彼辟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舉土填石人一見知為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

賞歎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罵破通篇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若鴛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

而不川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轉之能事盡矣。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却通身香氣。迎人也。

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

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也。

毆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趨忽不羈。故其文特雄評彭躬菴敘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折。却以峰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峰巒峭起。此序亦是山分文字。○又嘗論古樂

府以跳脫斷缺爲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偷意。却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畧。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偷。而意屬者。譬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脉相連。意不屬。而節屬者。譬如一林亂石。原無脉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知此者可與讀此文矣。

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却不去論

古人自己馮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証。蓋發已論。則識愈奇。証古事。則議愈確。此翻舊爲新之法。蘇氏多用之。

或問何以爲古文。曰。欲知君子遠於小人而已矣。欲知古文遠於時文而已矣。

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有極奇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己意改換。至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澁。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爲文當先畱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洽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証古事。如與人。

構訟有得力于証嘗謂善聽訟者但審鞫兩家于証
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煩而事理已暢此
要法也

作文須先為其有益者關係天下後世之文雖各立
言而德與功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
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脉為奴婢則依傍古
人作活耳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
委迤不窮相配之妙至於旁正錯出幾不可分此尋
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
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倚麗園
亭林洎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
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
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為清渠渚為池沼子由如晴
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孌娜而下介甫如斷
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

雖濇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敘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峻嶒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爲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爲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備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

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言爲妙蓋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撈文失之遠矣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於自己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

孝語闢治亂以真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着力。而日異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於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却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真簡矣。

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尙於左傳。然如宋公斬之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爲簡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旣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皆一一如見。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矣。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承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

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終愈於他家也。

或問六朝以來名士。有文章甚不足觀。而當時驚服。傳於後世者。何也。曰。未有不由敏且博者。集坐高會。或舉一物。言一事。他人瞪目噤口。而此忘聲輒答。原委歷歷。或卽席應詔。軍旅旁午。他人垂頭苦思。而此揮筆立成。琳琅可聽。當時安得不驚。傳至後世。則敏博二者皆不可見。惟據成文。評論工拙。論衡三都。動經十年。後人但許其工。不譏其鈍。而援筆立就者。或

及出其下。故以中材而欲與古人抗衡。當深思肆力。善用其所短也。

予少稟戇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

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
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
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
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為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
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跋

予嘗謂論文之樂莫過于兄弟。蓋父子師弟未免為
禮法所拘。朋友又苦于暫。惟雁行同氣。朝夕可以相
依。昔人所謂兄弟相師友也。今寧都三魏誠能擅其
樂者矣。心齋張潮

能。于。雲。直。上。吐。氣。揚。骨。便。須。坐。綠。窗。前。與。諸。美。人。共。
相。看。語。當。曉。粧。時。日。為。染。螺。子。黛。亦。殊。不。惡。而。乃。俱。
不。可。得。唯。日。坐。愁。城。中。雙。眉。如。結。鬢。蹙。不。解。亦。何。憊。
也。西。湖。徐。野。君。先。生。風。流。倜。儻。為。文。士。中。白。眉。所。著。
十。看。十。髻。兩。謠。摹。寫。盡。致。點。染。生。姿。捧。讀。一。過。令。人。
喜。動。眉。宇。手。不。忍。釋。乃。知。名。士。悅。傾。城。良。非。虛。語。也。
先。生。著。作。頗。富。其。雁。樓。集。久。已。傳。播。藝。林。予。生。也。晚。
不。獲。登。其。堂。而。浮。大。白。以。介。眉。壽。僅。從。遺。集。中。觀。其。
妙。製。耳。前。輩。風。流。可。復。見。耶。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三十一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瀨水 秋 億 向濤 校

十看謠

西冷徐士俊野君著

一鴛鴦

鴛鴦飛蕩漣漪鴛鴦集戢左翼年幾二一八尚無良愁
殺阿儂看際兩鴛鴦

二小山

春山雖小能起雲頭雙眉如許能載閒愁山若欲雨
眉亦應語

三五岳

羣峰參差五岳君之秋水之紋波不如高山之峩峩
岳之圖可取負彼眉之長莫頻皺

四三峰

海上望三山縹緲生烟采移作對面觀光華照銀海
銀海竭三峰滅

五垂珠

六斛珠買瑤姬更加一斛餘買此雙蛾眉借問蛾眉
誰與並猶能照君前後十二乘

六月稜

不看看只看月月宮斧痕修後缺才向美人眉上列

七分梢

畫山須畫雙髻峰畫樹須畫雙丫叢畫眉須畫雙剪
髮雙剪髮何可擬前梅梢後燕尾

八烟涵

看吾語汝汝作烟涵儂作烟視迴身見郎旋下簾郎

欲抱儂若烟然。

九拂雲

夢遊高唐觀。雲氣正當斜。曉風吹不斷。

十倒暈

黃者檀。綠者蛾。曉霞一片當心窩。對鏡縮約覆纖羅。

問郎暈澹宜。倒麼。

附十髻謠

鳳髻 周文王時一名步搖髻

有髮卷然倒掛么。鳳儂欲吹簫。凌風飛動。

秦始皇時

香之馥馥。雲之烏烏。自然天生膏沐。何須

飛仙髻 王母降武帝時

飛仙飛仙。降于帝前。回首髻光為霧。為烟。

漢元帝時

同心髻

桃葉連根。髮亦如是。蘇小西陵。歌聲相似。

梁冀妻

盤盤髮髻。墮馬風流。不及珠娘。輕身墜樓。

魏甄后

靈蛇髻

春蛇學書靈蛇學髻洛浦凌波如龍飛去

芙蓉髻

晉惠帝時

春山削出明鏡看來一道行光花房乍開

坐愁髻

隋煬帝時

江北花榮江南花歇髮薄難梳愁多易結

反縮樂遊髻

唐高祖時

樂遊原上草軟如綿婀娜鬟多春風醉眠

闊掃粧髻

唐貞元時

隨意粧成是名闊掃枕畔釵橫任君顛倒

跋

美人妝飾古今異尚古人塗額以黃畫眉以黛額之黃殊不雅觀今人廢之良是第不知黛之色淺深濃淡何若大抵當如佛頭青然古又有粉白黛綠之云則是黛為綠色數寸之面五色陸離由今思之亦殊近怪豈古人司空見慣遂覺其佳而不以為異耶噫古之眉不可得而見矣所可見者今之眉耳余意畫眉之墨宜陳不宜新陳則膠氣解也畫眉之筆宜短不宜長短則與纖指相稱且不致觸于鏡也鄙見如

此安能起野君于九泉而質之心齋居士題

音之墨空將不空... 古之昏不可辨而只矣... 此非豈古人所空... 韻其凡例中亦云不知其義苟笠翁之友知之則必

韻問題辭

天下事莫不有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其末也所以然者其本也故能識其所當然則不敢有所謬能明其所以然則自不至于謬聲韻之學亦然憶余曩者不知詩韻所以分合之故問于世之號為博雅者而彼亦莫之知也後見李笠翁所刻詩韻其凡例中亦云不知其義苟笠翁之友知之則必

詳告之以其所以然彼將不必復有所疑乃笠翁仍載于凡例則是笠翁之友亦皆莫之知矣丁丑歲偶購得毛君稚黃全集讀之檢其所著韻問乃恍然于其所以然之故將數十年胸中所疑渙然冰釋其可樂孰甚焉雖然如江之次于東冬而不可合于陽如古無六麻一部諸若此者則既知其所以然矣若夫口法六條余則終不能學此則囿于風土之偏雖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恐亦不能為齊語也則亦惟守其所當然而已矣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二

新安張潮山來輯

韻問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吳陵黃泰來交三校

客問毛子曰子于古今韻學合離之故亦既悉之矣亦知東冬析為兩韻何也子曰東冬自兩韻也以唇辨之則東部一韻多開唇出聲者也冬部一韻多撮唇出聲者也以舌辨之則東德翁反此舌尖抵齶之

音也。冬嫡邕反。此舌滿抵齶之音也。凡韻之屬東者，多略近德翁反之類。如玲瓏之瓏，羅洪反是也。屬于冬者，多略近嫡邕反之類。如雲龍之龍，驢容反是也。今人不知分開唇撮唇，又不知別冬於東，概以德翁呼之，故滋多疑耳。客曰：古韻江何以不通陽而反通東冬也？予曰：江本從工，是東之屬，然出音自東韻而收音微入陽韻，但東韻居多，而收陽處稍淺，故從東冬耳。今人竟讀如剛，或讀如姜，故疑當與陽合，非也。客曰：古韻支齊微之合是已，而佳灰何以通也？予曰：

此卽所謂中原音韻也。唐韻之佳灰卽中原之皆來也。今曲凡唱皆來韻者，其音後必收如衣，而衣字乃齊微之韻。古詩樂府在昔本亦歌唱，以收音相類爲韻部相附，故佳灰通支齊微也。十一尤之通魚虞亦然。十一尤者，卽中原之尤侯也。凡唱尤侯韻者，其音後必收如烏，而烏字廼魚虞之韻。古人亦以收音相類爲韻部相附，故尤通魚虞也。蓋聲音之道發乎天，然故中原音韻雖始于元代，而漢魏以前蓋已先得其同，然不足怪也。客曰：然則唐韻何以分魚虞爲兩

韻耶。曰魚尤渠反。其字出聲。縱脣而舌離齶。虞泥愚反。其字出聲。聚脣而舌黏齶。此魚虞分兩部之源也。卽如書輸二字。書屬魚韻。輸屬虞韻。書字出聲時。以舌尖虛抵齶。而卽離去。輸字出聲。亦以舌尖虛抵齶。而終不離去。又如諸朱二字。諸屬魚韻。朱屬虞韻。諸字出聲。以舌尖稍實抵齶。而卽離去。朱字出聲。亦以舌尖稍實抵齶。而終不離去。知書輸諸朱之分。則知魚虞之由分矣。客曰。歌麻古何以通也。予曰。古人字音無麻部呼也。蓋麻讀如磨。花讀如呵。沙讀如莎。巴

讀如波。六麻一部。其讀皆然。自梁陳而後。始有麻字之韻。是今人見爲歌麻合者。在古止是歌部一韻耳。蓋世代遞變。不特文字增繁。卽音聲亦復增繁。故古止有歌韻。而六朝末葉。從歌韻蒐討。而更得麻韻。亦猶唐宋以前。止有麻韻。而金元人從麻韻蒐討。而更得車遮韻也。客曰。庚青蒸之相通。似亾疑已。而子嘗稱十蒸一韻。古多單用。其通于庚青。在離合之間。有說耶。余曰。然。余嘗考之。古詩如螽斯羽。薊薊兮二句。天保之第三章。六章。菁菁者莪。第三章。沔水之第三

章小宛篇末二句。繇第六章。抑第六章末二句。闕宮第四章末四句。元鳥中武丁孫子四句。又如傳有酒如澆。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又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武王劍銘。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相如封禪頌。厥塗靡踪。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其餘未能悉舉。皆單押十蒸。不襍他韻之明据也。卽襍入他韻者。亦多有之。要之古蒸韻。自可單押。則斷斷矣。所以然者。蒸韻一部。其出音原稍近東韻。而收音

則入庚韻。蓋在東庚之間。猶江韻在東陽之間也。是故如朋字。今俱讀蓬。宏俱讀洪。薨俱讀烘之類。皆緣其發音略近東部。而後遂譌呼耳。至于夢字。雄字之類。毛詩叶入蒸韻。不一而足。而沈約隸在一束。則竟以譌呼為正音。併約亦不能辨之耳。客曰。侵覃鹽咸皆閉口之音乎。曰。然。然則何以分而為四乎。余曰。侵者。十一真韻之閉口者也。覃者。十四寒韻之閉口者也。鹽者。一先韻之閉口者也。咸者。十五刪韻之閉口者也。是以分而為四也。曰。于真文寒刪先之外。復創

十三元韻有說。即無乃縣疣而可已耶。余曰。此韻亦在真文寒刪之間。如痕昏之類。其出音稍近寒刪。而收音入真文者也。如言軒之類。其出音稍近真文。而收音入寒刪者也。猶前所論江蒸韻是也。此之謂間韻。然間韻者不止此。九佳之出音近麻。而收音入灰也。亦間韻也。是故江韻間于東陽。佳韻間于麻灰。元韻間于真文寒刪。蒸韻間于東庚者也。曰。唐韻平聲分上下。有說邪。曰。否。平聲之字多。總臚四聲。平居十五。故分上下。猶今書之分卷數耳。無義例也。不可以

強爲說。故韻學之不可強說者二。詩韻之分上下平聲也。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之無陰陽也。皆不可以穿鑿者也。必謂別上下平之有其義。而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爲韻禍。客敬謝曰。微哉。子之爲韻也。其與天地之元音相發明乎。然某也不敏。竊欲從事于斯。而恐子之言蹟有所漏遺。弗能盡也。願子記之于篇。而某請盡心焉。余敬諾。遂退而筆之作韻問。後復補作五篇。凡六篇。

客問毛子以柴氏古韻通之說。予曰。可謂精博矣。何

謂精考之詳論之核。且以韻之通部可合者。與羣書之互見者爲据。蓋其精也。至如單詞隻字之偶通。若合而若離者。則錄有通以俟裁擇。蓋其博也。客曰。何謂單詞隻字。若合而若離耶。曰。詩云。絺兮綌兮。褻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楚詞。于長江湛湛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風楓皆東韻而叶入侵。然止或數字耳。非必一東全部之通。十二侵也。采葛婦歌云。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史記耕田歌云。溪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舒疏皆

魚韻而叶入支。然止或數字耳。非必六魚全部之通。四支也。此所謂單詞隻字之偶通。若合若離者也。凡若此者。柴氏錄次于後。兼附類証。蓋亦博而不失其精者也。又有古書。如焦贛易林。劉向列女傳贊之類。其用韻猥襍而鮮所据考之。古文多紕盪不謀誣稗。如衝波傳。載鶴兮鷓兮之類。抑又全失韻法。豈足据哉。曰。然則論韻者將何去而何從。余曰。古韻亦惟有通之難耳。既有柴氏古韻通以括其槩。予方將輯古韻通紀以悉其詳。雖僻書軼事。畢羅弗遺。循聲通義。

古文可爲。而方羊浩汗。莫窺端倪。成書殆未有日也。至若易林。列女傳贊。及古來誣稗諸書。虎臣不敢信之。余亦終不敢信之耳。

客曰。予聞之人云。韻自梁沈約始著爲譜。是今韻也。古韻則斷自蕭齊以上。古皇而下。悉皆準焉。是古韻今韻之殊。迺章章矣。舍是皆齊同。差等耶。曰。否。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漸益密而亦漸襍。此

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七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間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客曰。此其爲截然者耶。曰。否。否。凡七韻之遞生。如四時然。春暄而夏暑。然春之末。間已兆暑氣。而夏初。或猶未離乎暄也。秋凄而冬寒。然秋之末。間已兆寒氣。而冬初。或猶未離乎凄也。是七韻

之判。猶言祁寒盛暑。若夏冬之弗假貸耳。至其相禪之際。勢因漸生。卽疎密純駁如犬牙交也。豈唯相禪之際乎哉。周人之詩。有純于元韻者。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截然周德清之真文韻也。宋人之詞。有純于毛詩韻者。辛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蓋與陳風月出篇。幽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同其叶法也。然則古今韻譜離合之故。可以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明矣。客曰。固也。而古與今韻之中分。則

沈氏其截流之犀。譬華之掌。耶。予曰。不然。六朝相承。韻押漸近。約亦因勢而導之耳。而陳隋之際。亦尚離合不常。約可謂善因。非中分也。且沈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客驚怪曰。然則今詩之所遵。誰氏之韻邪。曰。此唐韻。非梁韻也。且是孫韻。非沈韻也。曰。願聞之。予曰。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唐韻。亦曰禮部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閣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卽梁陳隋人。亦未嘗

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哈合矣。王春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聯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觀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眺詩。元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真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寔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禠。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

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功。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客疑稍解。遂言曰。微子吾幾不知今韻之有別。敢問他目。願悉數之以祛我之惑。曰。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氏一渾之。爲柴氏古韻通。先舒不敏。將卒業于古韻通紀。而承彌縫焉。近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自明有洪武正韻。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溱。又撰中州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

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家多不承用柴氏古韻通余同郡柴紹炳作沈氏詞韻同郡沈謙作

客曰子嘗論韻學之合離有全族通譜一人通譜之喻何謂耶余曰此其說已具第二篇全族通譜者如東冬江三韻通爲一韻譬如三族同姓悉舉其族聯爲一家者也一人通譜者如風字入侵舒字入支之類止此一字或數字通入耳考之東魚全部不必盡通正如此族一人與彼族通譜其合族之人仍未嘗

聯爲一家也自後世淺學考古不詳見兩韻中有一字之互通遂以爲據而遽舉全韻而合之于是謂江通陽謂魚虞通歌謂真文庚青蒸侵之悉通謂寒刪之通覃鹽咸其紕謬悖亂不一而足剗刷流布世滋惑焉又有短才效顰之徒艱于案韻利彼寬恣引爲成案冀以自文古學之弊不其甚乎余撰古韻通紀既未能卒成每見今之作者多爲俗刻韻書所誤二韻之駁坐累全篇雖亮節俊曲終于棄廢矣故著韻問六篇聊相覺悟若猶未燭厥理操觚茫昧則寧守

唐韻以為古詩。雖謝淵源。亾大蹉跌。風雅戎首。吾知免夫。

同郡張祖望。嘗作四言風雅體數篇。用韻最古。因自記云。毛詩音韻之妙。可弦可歌。楚詞用韻。悉祖之。漢魏六朝作者。亦往往用之。至唐而亾。然而作古詩者。無論風雅。漢魏六朝。及四五言。俱宜從古韻。如陌上桑。讀頭為徒。魏武蒿里。讀鳴為亾。子建飛蓬。讀西為先。鮑昭代陸。讀昧為末之類。今人作古詩。用韻俱已不復知古法。何大復為明詩宗。亦昧其理。作四言古

詩。天年不從真文。乃與一先同叶。下此者難言矣。或問毛子以張氏之說。予曰。祖望此論。考据博雅。然端以繩風雅騷辭之製。斯為近耳。至于漢魏六朝四五言詩法。亦可以小通。不必盡拘曩讀也。借如晉并州歌。六月重裯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出蘭為報讐。則頭不定。讀徒。張衡定情歌。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則鳴不定。讀亾。子夜歌。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則西不定。讀先。傅毅廸志詩。誰能革濁。清我灌溉。誰能昭闇。啓

我聾昧則昧不定讀末。魏文帝秋胡行。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晉王濟華林園詩。終溫且克。有肅初筵。嘉賓在茲。千祿永年。則天年不定。當叶入真。蓋韻自卯金而後。離經漸遠。典午以來。趨唐漸近。今未能臚分其階級。然取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與柴氏古韻通合而觀之。亦可略識古韻之升降矣。是故經韻之譌。譌于朱考。亭詩經集註。而明陳第正之。今毛詩古音考是也。古韻之譌。譌于楊升菴韻經注。及相沿俗刻。如江合陽與真文庚青蒸

侵相合之類。而柴紹炳正之。今柴氏古韻通是也。填詞無定韻。而沈謙譜之。為沈氏詞韻。南曲無定韻。而先舒譜之。為南曲正韻。曰。審若是。則考亭而下。曾無先覺耶。曰。筭路難為工。踵事易以理。考亭之功。筭路也。陳第踵之。稍精微矣。若夫楊慎談古韻。孟浪而不精。謝天瑞胡文煥之編詞韻。傳會而不倫。真小兒號啞耳。豈足道哉。毛子曰。予嘗讀楊慎韻經。而不覺失笑也。客曰。何也。毛子曰。楊氏之書。其謬甚多。請論之。曰。楊云賦誅箴

銘之類。須從古韻。不知要須辨厥體耳。倘作隋唐近調之賦誄。而可用詩騷古韻者乎。此韻經凡例。楊氏開卷之謬一也。寬本可讀平。亦可讀入。見于古詩賦。不一而足。而慎不知。乃譏沈約。雌霓連蜺。是苟取流便。蓋慎偶見范蜀公彩霓之寃。與溫公之解。實未嘗深考古遠。乃遽作是談。此楊氏之謬二也。古無叶韻。凡一字之可數呼者。皆其字本有數音耳。慎動稱叶韻。已昧古法。又分轉注與叶韻爲二。不知何見。此楊氏之謬三也。古人譜韻。其敘部次。多相因而來。江之

次東冬也。以江韻之出聲。自東冬韻也。今觀江部字。但去旁側。有一不從東冬部字者乎。此可徵也。而慎不知。以泛呼江陽聲之相近也。于三江之後。卽繼四陽。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陽之與庚。其收音俱穿鼻。故韻頗相通。而古人七陽之後。繼之以八庚。而慎不知。離而遠之。移陽近江。移庚近真。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侵覃鹽咸皆閉口韻。故古譜次相連。附綴于平聲之末。而慎不知。亦以泛呼聲相近。遂以侵雜列于真文庚青之間。以覃鹽咸襍列

于寒刪先之間。此慎之臆說。不待辯而自明者也。如此之類。未易枚舉。此楊氏之謬四也。夫古音有間韻。出音於彼而收音於此。沈休文但知夢雄字。出音近東。而不知其收庚也。故隸入一東。然誤者終鮮。周挺齋以三江韻收音帶陽。不慮其居東者多。而入陽者淺。故合入七陽。與古相紕戾。然取便聲歌。實不得已。非其罪也。而慎之列序如此。其闇于音韻。去沈與周直徑庭。而欲參焉談古韻哉。此楊氏之謬五也。古韻江全部。何嘗通陽。侵全部。何嘗通真。鹽全部。何嘗通

先。真文全部。何嘗通庚青。而慎不知。概注爲通。如此之類。亦未易枚舉。卽余前所論俗刻韻書之誤。蓋始于慎。此楊氏之謬六也。尤可異者。古韻全部。之不必通者。慎悉以爲通。而古韻全部之實通者。如尤通魚。虞。慎反注云。古獨用。吾不暇遠引。卽日出東南隅一篇。豈慎之未讀耶。此楊氏之謬七也。且慎稱今世詩韻。非沈約韻。是已。而云平水劉氏之所作。劉淵著韻。余未之見。而略載于葉秉敬散君韻表一書。要與孫愐唐韻亦無大差異。而慎自云家藏四聲譜。爲約故

本則實無明徵。豈可信哉。故余謂今世傳詩韻。卽所謂禮部韻。而孫愐亦嘗輯之。名曰唐韻。其中間細分。如冬復有鍾。支復有脂之之類。則休文氏之原本也。故宋吳才老棧。明方子謙日升。皆好古閱覽之士。其著爲韻書。皆存此目。葉敬君韻表。亦云古二百六韻。卽沈韻蓋其來遠久。爲約韻原本。殆無復疑。客曰。然則慎何苦而爲是耶。曰。楊氏學襍而識陋。又好創臆說。以欺給人。前輩摘之詳矣。韻經一書。又豈足論也。嗟乎。自有是書。註誤作者。良不爲少。安得起慎于地。

跋

韻學中余所欲問者甚多。如籠聾。籠瓏等字。皆從龍而生者也。乃龍在冬部。而籠聾諸字。又在東部。如情。清。鯖。晴等字。皆由青而生者也。乃青爲青部。而情。清諸字。又在庚部。此何爲者也。如曰東爲德。紅切。冬爲嫡。邕切。是以龍當屬冬。然挺齋中原韻。龍字有盧容。驢容之兩翻。不必定與嫡邕爲類。卽考二冬全部。又豈皆與嫡邕爲類者乎。惜未能一晤草薦先生。盡取所疑而問之也。心齋張潮。

詩話之類。其言詩者。必推李唐詩話。而論其源流。則必溯及於漢魏六朝。蓋詩之於人。猶水之於魚。魚不可無水。而水不可無源。源遠則流長。流長則魚多。此詩話之所以為詩話也。然詩話之興。實由於宋元。宋元之世。詩話之興。猶如李唐之世。詩話之興。猶如李唐之世。詩話之興。猶如李唐之世。

秋星閣詩話小引

李唐之世。無所謂詩話也。而言詩者。必推李唐詩話之興。大約在宋元之世。而宋元之詩。不及唐人遠甚。然則詩話。誠不足以盡詩乎。夫唐人無詩話。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然余則謂唯善易者。始可言易。苟以為善者不言。而遂置不復道。其不善者聞之。必且搖唇鼓舌。作為文章。而無所顧忌。不幾為斯道之蠹乎。昭陽李子艾山。固所稱善詩者也。所著壺山詩集。久矣膾炙人口。從而學詩者。實繁有徒。應之不勝其應。

因有秋星閣詩話六則之編雖其所言祇為初學而發而實為老于詩者之所不能外且非獨詩家所不能外即推而為古文為詞賦又豈能外于多讀多講多作多改之八言而別有所致力乎哉艾山年已八十精神充裕步履矍鑠不減強健少年類有得于道者君之先為李伯陽其五千言為道家綱領今艾山詩話則不滿二千言殆如伯陽所云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者乎不然何其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心齋

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三十二

新安張潮艾山來編輯

昭陽王仲儒景州馬校

秋星閣詩話

昭陽李沂艾山著

八字訣

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蓋作詩先問是非後分工拙初學須日課一首或間日課一首勤作則心專徑熟漸開門路否則勉強支吾終篇

為幸。未可云是遑論工拙乎。然非多讀古人之詩。即多作亦無用。譬無源之水。立見其涸矣。夫貴多讀者。非欲謙襲意調。偷用字句也。惟取觸發我之性靈耳。但古人之詩。思理精妙。法則嚴密。非淺衷俗學可得。而窺篇有無窮之格。句有無窮之調。字有無窮之義。審問明辨。而後旨趣可得。是故詩欲多講。苟草草讀過。漫同嚼蠟。雖盈腹笥。何益。宐其握管運思。如墮烟霧也。若作而不改。尤為不可作詩。安能落筆便好。能改則瑕可為瑜。瓦礫可為珠玉。子美云。新詩改罷自

長吟。子美詩聖。猶以改而後工。下此可知矣。昔人謂作詩如食胡桃。宜剝三層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與青皮胡桃也。又云。一首五言律。如四十位賢人。不可著一屠沽兒。言一字之疵。足為通篇之累。而可不審乎。苟依此訣。不患詩不進矣。

勸虛心

詩能自改尚矣。但恐不能自知其病。必資師友之助。粧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患自滿不屑。就正於人。病不求醫。必成錙疾矣。當今不乏美才之士。

皆以自滿之故。累千萬篇。自誇富有。而不足傳後。譬
春米既熟。乃可入腹。糠粃則愈多。愈厭耳。彼盜虛聲
者。務速務多。以欺瞽人。不足言也。苟有求工之心。則
必日親師友。虛懷請益。去其瑕疵。歸於純粹。可以成
名。而無難。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作。不能無
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夫以曹子
建之才。猶欲就正於人。以自知其所不足。今人專自
滿。假吾不知。今人之才。與子建何如也。夫心不虛。由
不好學耳。未有好學而心不虛者。先兄平菴識。高學

博時人。罕當其意。席間作詩。或為之更一二字。即喜
動顏色。江右魏叔子。當今文章鉅公。人或指其未安
處。援筆立改。皆子所目擊者。蓋虛受益。滿招損。心虛
而後學。進學愈進。心愈虛。虛心者。為學之門。亦為學
之驗也。
人皆知當學唐詩。而乃有云不必學唐詩者。人皆知
當學盛唐。而乃有云不必學盛唐者。此好立異之過
也。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

盛唐尤爲極盛。到今如日月中天。好異者舍之。謬矣。遡而北之。當學漢魏。但恐徒得漢魏之糟粕耳。優孟衣冠。不足貴也。至于六朝五言。當學陶。七言。當學鮑。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強弩之末。氣骨日卑矣。近日士人喜學中晚。一友素號能詩。不幸而嬰此疾。後見其詩。總不成章。寡識自誤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下。將何得乎。宋元彌下矣。至有明始一振國初諸賢頓軼。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後名流輩出。李獻吉則一代詩人。

之冠冕也。但學濟南則騫藻麗。而害清真。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不可不知耳。夫人自有性情。原不必摹倣前人。然善射者不能舍的。良匠不能舍規矩。師心自用。謂古不足法。非狂則愚也。孔子曰。信而好古。苟欲修身。必希賢聖。詩文何獨不然。况入手時岐路甚多。尤宜審擇。派苟不正。則如背康莊。由邪徑。費精神于無用之地。而終不足以成名。不亦重可惜乎。

指陋習

陋習略舉有五。一曰不擇題。二曰限韻。三曰步韻。四

未穩兼多謬。戾人將指摘。非笑何名之。可得雖謂之。不好名可也。予每言今日好名者寡。正謂此耳。詩穩而後示人。此乃真好名者也。必欲求穩。則愈知詩之不可不改也。夫輕梓非獨其人之過。抑亦友之過也。吾未見以詩質之于友。而友肯直言其疵者。吾未見覽人之詩。而不極口贊之者。彼見人之極贊之也。曰可梓矣。遂肆然而梓之。殊不悟邀譽者。乃招毀之物。博名者。卽敗名之具也。是猶女子欲銜容色。而誤以泥塗爲粉黛。施諸顏面。人望見之。必掩口而走矣。

勉讀書

讀書非爲詩也。而學詩不可不讀書。詩須識高。而非讀書則識不高。詩須力厚。而非讀書則力不厚。詩須學富。而非讀書則學不富。昔人謂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由讀書多也。故其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處。又嘗以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休覓絲衣。輕竊見人於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莫不殫精竭力而爲之。至於讀書則否。縱多才多藝。卽以學術無異面牆也。苟以應酬嬉遊宴

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之精神用之於讀書則識見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學問日益富詩之神理乃日益出詩之精彩乃日益煥何患不能樹幟于詞壇而蜚聲于後世乎。其詩代賦又體以尋其平日熟讀文藝予衰年間放人事一無所與邑中諸子不察謏陋以詩屬訂辛酉偶過維揚維揚諸子亦然予非敢曰知詩既蒙來質不敢不竭茲數則乃促膝相勗之語慮其忘也書而授之壺菴李沂識

跋

有以評古人詩爲話者。有以教今人作詩爲話者。夫古人之詩。卽微我之評。亦復何損。若夫教今人作詩。則其話爲有功矣。李子艾山所爲詩話。皆實實可以遵行。非泛設者。誠斯道下城哉。心齋居士題



